

〔比〕E·N·德泽勒皮 著

徐耕才 译

张庚辰 校



丘吉尔的 秘 密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丘吉 尔 的 秘 密

(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1945年……)

〔比〕 E·N·德泽勒皮 著

徐耕才 译

张庚辰 校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E. N. Dzelepy
LE SECRET DE CHURCHILL

(Vers la Troisième
Guerre Mondiale—1945…)

Le Pavillon Roger Maria Editeur

丘吉 尔 的 秘 密

(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1945 年……)

〔比〕E·N·德泽勒皮 著

徐 耕 才 译

张 庚 辰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8.375 印张 203,000 字 印数: 1—47,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86·885 定价: 0.82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的作者是E·N·德泽勒皮。该书于1971年出版，原文为法文。

E·N·德泽勒皮1892年生于君士坦丁堡，是比利时籍希腊人。曾经长期侨居法国巴黎。德泽勒皮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以希腊报纸记者身份广游欧洲各国，为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报刊杂志撰写过大量稿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大批反希特勒的专著，曾经遭到关押。后来，他在英国驻外使馆文化处任过专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对英、美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本书描写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战后一直到1949年，丘吉尔（曾于1940—1945年，1951—1955年担任英国首相）在一些关键时刻和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计谋以及美、英同苏联之间的斗争。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德泽勒皮把战后初期这一段混乱不堪、扑朔迷离的历史首次公诸于世，这对于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是有帮助的。至于书中的结论与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判断。

1982年9月30日

目 录

引言.....	(1)
---------	-------

第 一 部 分

一、“倒转联盟”的时刻.....	(15)
丘吉尔的悲剧.....	(16)
一个完整的纲领.....	(20)
丘吉尔的终身遗憾.....	(22)
丘吉尔和德国人.....	(25)
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26)
二、“伟大的联盟”首次遭难.....	(28)
充满希望的尝试.....	(29)
看不见的谈判.....	(31)
大争吵.....	(33)
郑重的确认.....	(35)
罗斯福同斯大林的一场论战.....	(37)
“大悲剧”.....	(41)
“最深刻的危机”.....	(43)
三、丘吉尔与单独媾和.....	(46)
“主要的问题”.....	(47)
同时进行.....	(48)

和时钟赛跑.....	(49)
守护神希姆莱.....	(51)
丘吉尔的两面手法.....	(54)
丘吉尔和“新的危险”	(56)
四、插曲：希特勒的“继承人”.....	(59)
一个大骗局.....	(59)
博尔曼与海军大将邓尼茨.....	(61)
骗局的发展.....	(62)
一份“量体裁衣的遗嘱”	(64)
默默无闻的“继承人”	(66)
大笑话.....	(67)
新主人.....	(69)
五、丘吉尔和希特勒的“继承人”	(70)
希特勒的真正“继承人”	(71)
战败者的战略.....	(73)
邓尼茨和蒙哥马利.....	(74)
第二次部分投降行动.....	(76)

第 二 部 分

六、兰斯之“谜”	(83)
申张真理的时刻.....	(84)
奇怪的谈判.....	(86)
危险的游戏被制止了.....	(88)
约德尔的失望.....	(90)
希望的破灭.....	(91)
七、投降文书不翼而飞.....	(93)
不受欢迎的投降.....	(93)
投降书.....	(95)

文件的变幻·····	(96)
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遗忘症”·····	(97)
艾森豪威尔的回避·····	(99)
八、疑团重重的“历史真相”·····	(102)
一个过于精明的人·····	(102)
花招·····	(104)
解开兰斯之谜的钥匙·····	(105)
各不相同的文件·····	(108)
虚有其名的投降·····	(109)
又一桩“咄咄怪事”·····	(111)
丘吉尔领舞·····	(113)
意味深长的争论·····	(116)
从兰斯到柏林·····	(117)
斯大林的报复·····	(120)

第 三 部 分

九、丘吉尔亮牌·····	(125)
丘吉尔和他的“难题”·····	(126)
丘吉尔的“忧虑”·····	(127)
政治斗争·····	(130)
“防止未来的侵略·····”·····	(132)
德国的前景·····	(135)
弗伦斯堡——西方盟国的偏爱·····	(137)
幻想的破灭·····	(140)
十、要跟斯大林“算算账”·····	(143)
“苏联的威胁”·····	(144)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新的国际 会议？·····	(145)

丘吉尔的“强有力的王牌”	(146)
会议召开了	(148)
结成“伟大的联盟”的代价	(149)
“铁幕”	(151)
英、美之间的不一致	(152)
战争的叫嚣	(154)
十一、“善”与“恶”	(157)
一场美苏对话	(158)
从波兰谈到中国	(159)
并非多余的训诫	(160)
“沉湎一气”	(161)
“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原则”	(164)
一个狂人	(165)
十二、战争没有发生	(167)
“不祥的事件”	(168)
围绕波茨坦会议日期的“战斗”	(171)
丘吉尔的理由	(173)
巨大的未知数	(175)
引诱美国背信弃义	(176)
丘吉尔和原子弹	(178)
重新萌发的希望	(181)
“倘若英国的选民	(184)

第四部分

十三、富尔顿的警钟	(191)
一项艰巨的任务	(192)
另一个美国	(196)
“战争没有结束”	(200)

“美国的机会”	(203)
十四、催化剂	(206)
极大的讹诈	(206)
华盛顿的行动警报	(208)
美国的现实主义	(209)
一个混乱的事件	(212)
“杜鲁门主义”的诞生	(214)
一件暧昧的事情	(215)
寻找石油!	(219)
“石油外交”	(221)
美国的“新政策”	(223)
历史的“美国时代”	(225)
十五、美国时钟	(228)
丘吉尔的胜利	(228)
美国和冷战	(230)
没有前途的“主义”	(232)
起死回生	(234)
英国的失望	(236)
古怪的局势	(238)
十六、丘吉尔的最后攻势	(240)
致命的“错误”	(240)
最严重的警告	(242)
最后一次“机会”	(244)
最后“机会”的丧失	(249)
跋	(254)

引 言

迄今为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内幕的真实历史还无人撰写。正因为对于“最伟大的盟国”间在战争的幕后所上演的这场秘密戏剧缺乏了解，所以人们对于第二次大战中伟大战役的叙述是不完全的，虽然这些战役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内曾牵动着整个人类的心灵。

我之所以称它为秘密戏剧，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历史的反常，这是众所周知的。按照事物的本来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是一次由希特勒打头阵、在其它“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或参加下、“西方文明”反对红色俄国的真正的“十字军东征”，因为整个三十年代的欧洲政策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若干世纪以来在欧洲执牛耳的英国，遵循其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就开始精心扶植德国了。英国这样做，在当时是为了复兴德国以反对法国，从而遏制伦敦当时称之为法国的“欧洲霸权”

主义。

当苏联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以后，英国的这场危险的游戏（人们已经看到过在 1914 年之前，这种游戏带来了什么结果）就玩得更加狂热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的恐惧，取代了对于法国的“欧洲霸权”的恐惧。从此，英国的政策就走上了强烈的反共道路，而在英国政策的这一新方向中，德国也就很自然地占有一个位置，而此时的德国也已经成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了。

希特勒的上台，使得英国的反共政策变得更加坚定。希特勒的政治纲领，如同他在他的圣经——《我的奋斗》一书中阐述的那样，集中地概括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德国必须向东发展，靠损害苏联以攫取“生存空间”。因此，向东方开战是希特勒固有的政策。

英国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热烈欢迎。当世界各国都已经看到“德国危险”正披着可怕的新外衣——纳粹主义——卷土重来的时候，英国却千方百计地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希特勒的政策。更有甚者，它竟然全面地破坏被各国普遍视为防止“德国危险”的唯一抗生素的“集体安全”政策。当时伦敦所反对的正是“集体安全”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是出自苏联的建议，而在英国人看来，所谓“德国危险”只是对付苏联的，所以苏联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到来，而它的整个政策就是要遏制这一明显的威胁。

出于同一逻辑，英国也破坏法国的政策。当时，法国至少在整个一段时期内，试图把中欧和东欧国家团结在（特别是通过订立“小协约国”条约）它的周围，以便共同对付“德国危险”。相反，伦敦却想把巴黎纳入它的政策轨道，这一目标后来逐渐达到了。

慕尼黑协定是英国这一政策的顶点。在签订协定之时，如果

说达拉第还果真以为“拯救了和平”的话，而张伯伦所想的却全然是另外一码事。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他为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签发了通行证。这才是慕尼黑协定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个协定就规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也就是说，规定了它是一场“正常的”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由希特勒打头的西方反对红色俄国的战争。

希特勒对于慕尼黑协定的回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丝毫也没有改变伦敦的政策。在英国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张伯伦到慕尼黑去就是为了清除希特勒东进道路上捷克斯洛伐克这一障碍物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正是对慕尼黑协定的补充。希特勒在发动对苏战争之前，就应该把捷克斯洛伐克吃掉。

英国政府装出义愤和反对的样子。张伯伦故作姿态，声称受了希特勒的“欺骗”，并佯作强烈反应，但这不过是为了遮丑和平息众怒。其实，张伯伦的表演是为了挽救他在慕尼黑策划的事业：躲过风头，以便重操慕尼黑之赌博。而局势也正是这样演变的。

从布拉格悲剧中应该得出的唯一的教训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同苏联组成反对希特勒威胁的共同阵线。因为无情的事实是，先是莱茵区实现了非军事化，接着是奥地利的陷落，然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被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本着团结对敌的意图，苏、英、法三国的代表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会谈出自苏联的倡议，而西方是勉强参加的。

对西方来说，会谈毫无目的，之所以接受会谈，是为了做点什么事来安抚一下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因为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真想达成一项真正的协议。法、英派到莫斯科去的都是二流代表，他们并不握有谈判的全权。他们没有带去任何计划或任何具体建议。此外，也没有波兰的参加，而如果没有波兰的参加，谈判组织什么反希特勒的共同阵线就没有任何意

义。因为，苏联军队如要在德国领土上采取行动，就得穿越波兰领土。然而，华沙政府却顽固地反对这样做，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促使华沙政府允许苏军通过。在此期间，伦敦政府（有它发表的蓝皮书为证）却在同柏林进行秘密谈判，以便炮制一个“波兰慕尼黑”（这个词出自法国最后一任驻柏林大使乔治·库隆德尔）。张伯伦不顾布拉格悲剧，执意要把他在慕尼黑制订的路线推行到底。

在这样的条件下，莫斯科谈判毫无结果。希特勒什么也不用害怕。反苏战争依然是可能的。

※ ※ ※

人们正是应当从这一角度出发，去考察震惊世界的事件——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它将使自希特勒出现在政治舞台以来所产生的形势来一个彻底的逆转。关于希特勒突然转变方向的原因姑且不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疑案之一。关于斯大林，事情却毫无神秘之处，最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迅速逼近的反苏战争。

如果英国政府不破坏集体安全政策，如果它不为希特勒效劳，如果没有慕尼黑协定及其随后发生的一切，那就不会有苏德条约。既然英国把法国拖进了自己政策的轨道，那么斯大林不得不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事情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即斯大林通过签约，挑起了希特勒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

苏联的政策考虑得更深远。战争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曾经试图通过坚持集体安全政策，竭其可能，以避免这场战争。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矛头明显地是指向苏联的，但它也关系到那些煽风点火的西方国家，因为德国很可能在战争中取胜，而一旦德国取胜，欧洲的命运又将怎么样呢？

在集体安全政策失败以后，反对希特勒恶魔的斗争就只剩下战场上兵戎相见了。斯大林认为这场战争绝不能按英国和希特勒

所希望的条件去打。也就是说，绝不打符合希特勒意愿的战争；即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即使不是直接援助下）进行一场反苏战争。

斯大林认为，通过签订苏德条约，事实上就把集体安全政策搬到了战场上。既然集体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已属不可能，那么就转移到另一个方面集体同他作斗争。因为斯大林在同希特勒签订条约的时候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一旦西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苏联势必也要同希特勒打仗。斯大林的整个政策，从签约之日起，就证明了这一思想。斯大林的政策是一项准备卷入的潜在对手的政策。当西方国家进行着“奇怪的战争”（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西方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在打仗）的时候，唯一能真正妨碍（当然是在政治上）希特勒行动的大国，就是苏联。从对希特勒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前景考虑，斯大林加强了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苏联的这种构想是真实无诈的，丘吉尔曾对此抱有坚定的希望。

不管怎么样，苏德条约——一桩众说纷云的笔墨官司——反正使英国“大失所望”。英国把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扶植起来，又找到了进行反苏战争的理想人物——希特勒，不择手段地鼓励和支持他去从事这一勾当，并且为了使他走上“正路”而创造了一切条件。现在，英国在慕尼黑获得成功，安然渡过可能“断送”一切的布拉格悲剧，以及清除推行自己政策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以后，却突然之间发现希特勒同斯大林握手言欢，并转而反对欧洲甚至英国了。一个大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上，蒙受如此的政策失败，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十分罕见。

然而，伦敦并不认为这场赌博彻底输了。伦敦希望能有办法改变战争的“反常性”，挽回局势，最终推动德国去反对苏联。这就是“奇怪的战争”的“奇特”之处，但“奇特”之处远非仅此一点。人们表面在打，实则是在等，等机会一到，就改变战争的面

目。

苏芬战争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援助“英雄的”芬兰的借口下，伦敦和巴黎组建了远征军，其先头部队已经上路。假若不是瑞典拒绝让这些部队过境，法、英就会陷入一场反苏战争，也就是说开辟第二战场。当然，法、英的希望是，另一战场同时发生转化，两个战场结成一种反对新的“共同敌人”的交战国联盟。

另一方面，人们知道，受到高度重视的“韦冈^(注)计划”预定在高加索方向开辟另一个战场，以便对苏联构成“夹击”之势。多么宏伟的构想啊……

最后，在炮制上述军事计划的同时，英国政府四处活动，以便同希特勒媾和。如若实现，就将成为希图在东方开辟的反苏联盟阵线的补充。在这条战线上，德国当然将位居首位。

在法国陷落后，伦敦的这些努力马上就要获得戏剧般的成功了。这是因为希特勒现在也加入这场游戏了。他准备握住英国伸给他的手，以便同英国及整个西欧一起重新推行为苏德条约所中断的全球反共政策。

今天，人们从1971年1月发表的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得知，早在法国投降之前，张伯伦和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慕尼黑阴谋的两位主角）就已经准备接受希特勒提出的对英媾和建议，中间人是墨索里尼。会谈在罗马进行，事实上整个计划已经决定。英国有限战时内阁曾经开会研究过这一问题。有限战时内阁共包括首相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丘吉尔和政府的两名工党成员艾德礼和格林沃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再三为希特勒提出的实质要英国投降的建议辩护。由于丘吉尔站到了两个工党部

注：韦冈——法国将军，1930年任法军参谋长，1940年任法军最高指挥。1942—1945年被德军投入狱中。——译者。

长一边，才使张伯伦在内阁中变成少数（注），从而使英国避免蒙受史无前例的投降耻辱，否则很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进程。没有丘吉尔，希特勒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果真如此，欧洲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由于丘吉尔拒绝同意英国投降，这就给予希特勒的政策以致命的一击，迫使他陷入一场真正的战争，从而断送了他。

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起，随着苏联必不可免的参战，希特勒所发动的这场“正常的”战争才开始具有实在的含义。因为如果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继续执政，那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那一天起，“不正常的”战争会自动地变成“正常的”战争。丘吉尔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绩就是防止了战争性质的异变。

从丘吉尔领导英国事务之日起，他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新的战争。他挫败了希特勒企图使联盟关系倒转的所有企图（人们至今还记得1941年3月鲁道夫·黑斯神秘地飞往英国的事情）。当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的时候，战争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了。反共“防疫线”的创始人丘吉尔如何行事呢？既然共同反苏的唯一机会已经出现，丘吉尔会不会倒向希特勒、同他并肩战斗呢？

丘吉尔虽然强烈反共，但也很讲现实。他一掌权就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这就是必须首先打垮希特勒，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丘吉尔认为，在这场压倒一切的战争中，苏联是潜在的盟友，几乎同美国一样可靠。这恰恰是丘吉尔为什么决心抗击希特勒的主要理由（人们从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里知道了这一点）。因为在当时，法国沦陷后，似乎一切都完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真地把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看成是苏联同纳粹德国瓜分欧洲的协议。人们认为，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胜利以后，人们还将面临另一个依然存在的“死敌”——红色俄国。

注：一旦执政党在内阁成为少数，该内阁就得解散，重新组阁。——译者。



丘吉尔的政策正是包含着这种军事和政治性质的两重性。面对双重目标，他毫不犹豫地就把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放在优先地位。然而，只要战争的发展有利于盟国，他就决不忽视他的政策中的另一个方面。战争的发展对盟国愈有利——苏联承担了战争的最为沉重的压力——，丘吉尔政策的两重性中的政治性质就愈加占上风。

起初，丘吉尔认为，英国能从苏联的参战中得到的军事上的好处大概是短暂的。他认为（如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那样），红军在德军的攻击下坚持不了几个星期。最后还得由美国（这是丘吉尔的估计）挑起确保盟国胜利的担子。随后，人们却看到红军是希特勒军队的可怕对手，真正的战争将在东方展开。

于是，丘吉尔的悲剧产生了。现在，丘吉尔政策的两重性显出了令人可怖的一面。这是因为，打败希特勒，这固然是好事，但由于苏联对胜利将作出主要贡献，所以它将从中得到最大利益。换言之，英、美虽将赢得战争，但将失去和平。因此，从今以后，问题是在战后，当苏联赢得战争并变得十分强大的时候，欧洲的面貌以及世界的面貌又将如何呢？这正是丘吉尔的恶梦，肯定也是西方领导阶级的恶梦。

这样，在丘吉尔的思想中，产生了在公开的战争内部进行一场潜在战争的想法。由于苏联在东方干得很出色，由于“正式的”战争已被认为胜券稳操，所以，这位英国政府首脑就更加大胆地策划开展潜在的战争。“正式的”战争本身已不再引人注目。尽管这场大悲剧的斗士们尚未察觉，然而潜在的战争却在丘吉尔的思想中愈来愈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也愈来愈支配着大西洋彼岸那些如同他一样看待未来的人们的思想。

丘吉尔的策略极为简单：他还不能走到“倒转联盟”的地步，战争尚未结束（当希特勒被彻底战胜以后，倒联盟才会发